

在街頭與文學之間

採訪撰文 | 邱映寰 · 繪圖 | CHuyu 筑郁

許恩恩

許恩恩在近兩年，出版了有關社會運動、公共參與的長篇小說《變成的人》及短篇小說集《在女與公之間》，前者甫入選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英譯本的全譯本。除了留存臺灣人在民主追尋的重要歷程，也期盼能照見不同國家的行動者，如何思考和對話。



許恩恩

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學士、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。著有長篇小說《變成的人》（木馬文化，2024）、短篇小說集《在女與公之間》（九歌出版，2025）。

社運寫作與書寫倫理

Q 書寫社會運動的最初動機是什麼？

A 大學參與社運時，並不覺得自己會寫下來。等離開街頭一段時間、完成社運的研究後，才忽然想以文學，特別是小說來訴說那些故事。更後來才憶起高中參加過校刊社，比起社運，喜歡文學這件事其實是更早的。出書時正好是太陽花學運十周年，意外發現有些曾經的參與者透過《變成的人》這本書，重新找到一個場域互相交流相關的記憶、了解彼此變成什麼樣的人。我想這是作品自己的能動性。

Q 恩恩也著重描繪社運中人與人的幽微情感，寫作時會有什麼顧慮嗎？

A 會想同時顧及社會運動與文學上的倫理。在寫《變成的人》時，想盡辦法不要讓書中的角色，跟還在現實場域活躍的人，能夠直接一對一地連結起來——這也是小說虛構的技術。《在女與公之間》的短篇小說多是很久以前的作品，我傾向保留更多真實取材的東西，因此有在可及範圍內去徵詢當事人的意見。當然，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本身會有權力不對等的問題，最後仍有賴作者找到對於故事及原型人物合適的平衡點。

社會學的眼光

Q 理論、社會學的學術訓練會影響你寫小說嗎？

A 在寫小說的當下其實沒有被干擾太多，反而是發生在還沒開始寫小說、剛投上期刊論文以後的一段時間，經歷了被審查人雕琢的來回，也因此發覺自己不是適合繼續走學術生活的人、放棄了讀博班的想法。撰寫臉書貼文、社論等文章時，也會感受到被社會學注重要有實證基礎的要求影響，而文學書寫恰巧能讓我擺脫那些拘束。

但我的小說題材不免會觸及社會學背景出身的角色，我覺得比較像不小心將那些背景養分先餵給了某些角色，等故事發展到一個程度後，就會有點難阻止那些角色講出社會學相關的名詞等等。不過還是有盡量讓專有名詞較能夠被理解，主要以能否讓故事說得下去為基準。

Q 社會學對恩恩有產生什麼思考或實踐上的影響？

A 社會學影響了我看事情的方式，尤其是會去看背後的結構性問題。我想社會學系所出身的大家，多少都知道或許不太好找工作，就會有較多元的工作選擇，也因此不會去拘束自己的可能性。

另外，具備社會學背景的人，可能會是某種同溫層，比較能夠更複雜化的去思考問題，但想法上還是會有某些程度的異質性。比如從剛剛三讀通過「虐殺七歲以下幼童可判死刑」的議題，具備社會學背景的人可以看到更多摻揉其中的社會性因素，像是階級等等。

●●● 走出去的文學計畫

Q 寫書時和平常的閱讀偏好有什麼不同？ 也請為讀者推薦幾本書。

A 其實不會有明顯的區別，差異較大的只有寫書過程中的看書速度會比較慢，有時會因為突然有寫作靈感而被打斷。寫書時看的書是當下想看什麼就看，或者剛好哪本書從書櫃掉下來就讀（？）的那種隨興。我會想推薦郭松棻《驚婚》、沈從文的自傳和《邊城》，還有林芙美子《放浪記》、《浮雲》。前陣子讀了 Sylvia Plath 的《瓶中美人》，故事主角對紐約新聞界的描繪也很有意思。

Q 對於接下來的美國佛蒙特州駐村有什麼期待或想像嗎？

A 原本有滿大的期待，但受到最近美國的局勢影響，我的心態轉變成可以順利入境、每天寫作就好。這次駐村對我來說，比較類似一段可以閉關、暫時排除或推遲其他外務，更專注將手上的寫作計畫往下寫的機會。

Q 對於《變成的人》的外譯有什麼期許？

A 其實獲知入選很驚訝，原本的確也會希望有外譯的機會，尤其是跟日本和英語系國家的讀者對話。前者是由於這本書的第三章寫到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，所以非常希望日文讀者能夠讀到，並期待在日文讀者的討論過程中會發生怎樣的碰撞和張力；後者則由於社會學是一個起初建立於西方，後來再發展出其他流派及理論的學門，我會期待看到在臺灣這樣的特殊國家、社會境況下，所產生跟社會運動相關的故事，回到西方英語世界又會迸發出什麼樣的想法、討論或批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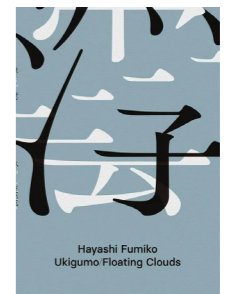
●●● 作家推書 ●●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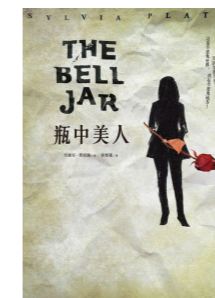
《驚婚》
郭松棻 | 著
印刻 | 出版 (2012)



《沈從文自傳》（附《邊城》）
沈從文 | 著
聯合文學 | 出版 (2022)



《浮雲》
林芙美子 | 著
李彥樺 | 譯
麥田 | 出版 (2021)



《瓶中美人》
雪維亞·普拉絲 (Sylvia Plath) | 著
郭寶蓮 | 譯
麥田 | 出版 (2013)

邱映寰

臺南鹽分地帶少女。現為在 GIS 和臺灣文學間打滾的菸酒生。最近因變回 J 人感到幸福，同時喜歡身心仍留有 P 的彈性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、雙北文學獎現代詩組佳作。作品散見於《自由副刊》、《鹽分地帶文學》等報刊雜誌。